

# 「建構自然」抑或「殖產興業」？幕末博物圖譜初探—— 以服部雪齋為中心

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謝休容

## 前言

十六世紀始，隨著歐洲人開始向外擴張，在西方逐漸出現專門繪製新奇物種的圖像，除了提供視覺記錄以滿足觀者的好奇心之外，這些圖像其後發展成一種視覺證據，勾勒出自然界物種發展的軌跡，促成十八世紀系統性搜集各類物種、建立研究方法，最終導致十九世紀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1882）《物種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的提出；現今我們通常將此一學術稱為「博物學」或「自然史」（Natural History），並將配合博物學發展而產生的圖像稱為「博物圖譜 / 圖鑑」或「自然史圖譜 / 圖鑑」（Natural History Illustration / Naturalist Illustration）。而當十八、十九世紀歐洲博物學發展地如火如荼之時，藉由與荷蘭的貿易吸收西方知識的日本，也產生了類似西方「自然史圖鑑」的圖像，以及專門繪製此類圖像的畫家，帶動現今學界所稱「江戶博物學」的風潮。

然而，日本博物學發展的起源與脈絡，與西方相比事實上存有若干差異，就圖像的表現上也不盡相同；本文將從「博物圖譜」之用詞上探討日本與西方的異同，並以江戶末期至明治初年的著名博物畫家服部雪齋（1807-1887 以後，卒年不詳）為中心，以當時博物畫家的作品與自然科學界之間的活動，釐清近代日本「博物圖譜」詞彙與意涵的使用，是否能與西方自然史的觀念相吻合，且在最後對照近代中國對於「博物圖譜」的引入與考量，希望能重視檢視日本與近代東亞的博物圖譜之發展。

## 關鍵字

服部雪齋（Hattori Sessai）、江戶博物學、博物圖譜、博物圖鑑、本草圖譜、享保改革、明治維新、殖產興業

## 一、江戶「博物學」：與歐洲脈絡之比較

在探討「博物學」及「博物圖譜」之前，我們似乎必須先理解「博物」一詞的使用。

「博物」這個詞彙本身由來甚早，《史記》中即見有記載；<sup>1</sup> 至晉代張華（232-300）著有《博物志》，書中廣羅山川地理、奇草異木、飛禽走獸，相近於今日「博物」的認知，然而張華著有《博物志》也有神仙方術、人物傳說等等，因此直接斷言古時所稱的博物與現在的博物之間概念相通，或許並不可行。我們今天所稱的「博物 / 博物學」，基本上是對譯西方「自然史」（Natural History）<sup>2</sup> 之概念，此種對譯的定論，通常以 1879 年伊藤圭介（1803-1901）著《本邦博物起源沿革說》及《博物學起源沿革說續》二書為基準。<sup>3</sup>

伊藤圭介為日本蘭學家、植物學家、東京大學教授、理科博士，晚年受封為男爵。伊藤圭介曾於 1828 年翻譯春別爾孤（Carl Peter Thunberg, 1743-1828）所著的《泰西本草名疏》（*Flora Japonica*）【圖 1】，為日本現代植物學研究的開端；<sup>4</sup> 其門生田中芳男（1838-1916）除了建立日本現代動物學研究之外，並首次提出「博物館」此一詞彙，命名 1869 年明治政府新設立的自然科學標本展示設施。<sup>5</sup>

<sup>1</sup> 《史記》〈吳太伯世家〉：「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閱覽博物君子也。」

<sup>2</sup> 為方便行文，本文將西方「Natural History」相對應之概念，一切譯為「自然史」而不使用「博物學」一詞，以避免用詞上的混淆。至於「自然 = Nature」此一詞彙在日語的對譯法則與源流，因非本文所要探討之重點，故筆者不詳述之，僅簡單借用。詳細論述可參見，陳瑋芬，〈日本「自然」概念考辨〉，《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三十六期（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0），頁 103-135；渡辺正雄，〈近代における日本人の自然観—西洋との比較において〉，收錄於伊東俊太郎[編]，《日本人の自然観—繩文から現代科学まで》（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95），頁 329-370。此外，由於配合博物學發展而產生的圖像，就形式上仍類似於本草書籍或類書的插圖方式（圖譜），因此本文選擇稱其為「博物圖譜」，而與「Natural History Illustration / Naturalist Illustration」相對應之概念，一切譯為「自然史圖鑑」，同樣是避免概念上的混淆，且查「圖鑑」此一漢詞在日語中的運用，當始於 1920 年代之後，因此筆者認為這樣的對譯亦或更合於時代性。參見 Wikipedia: <<http://ja.wikipedia.org/wiki/図鑑>>（2013/6/18 查閱）

<sup>3</sup> 兒島薫，〈服部雪齋—博物図譜の名手〉，收錄於辻惟雄[編]，《幕末. 明治の画家たち—文明開化のはざまに》（東京：ペリかん社，1992），頁 178。

<sup>4</sup> 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化資料[編]，《泰西本草名疏》解題：<<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1286741>>（2013/5/05 查閱）

<sup>5</sup> 「博物館」此一名詞見於日文，最早於 1860 年《遣米使日記》，用於翻譯「Patent Office」，之後多用於各種展示設施。至 1862 年，福沢諭吉所著《西洋事情》中將「Museum」對譯為「博物館」而廣為人知，但僅用於介紹歐美機構，尚未使用於日本國內的機構，直到 1869 年由田中芳男正式提案。椎名先卓，《日本博物館發達史》（東京：雄山閣，1988），頁 20-31。

在此之前，這類展示自然科學標本的設施並未有明顯的定名，<sup>6</sup> 江戶時期有關自然科學的研究，其名稱及概念亦相當含混，有舊時「本草學」之延用，亦有「藥品學」、「物產學」、「名物學」等等的稱呼，<sup>7</sup> 範圍通常是以漢方醫（中醫）為基礎，逐漸擴散至非關藥物的自然界生態。雖然以本草學為中心的自然科學研究發展，自古以來就不曾中斷，但十八世紀中葉的研究之所以特別興盛，一般認為是 1716 年幕府將軍德川吉宗（1684-1751）推行「享保改革」（1716-1745），以因應自 1707 年富士山爆發以來的政治及經濟困局，其中一項措施為 1735 年在國內展開物種調查，以扭轉日本大量仰賴進口物資的情況，史稱「享保元文全國產物調查」（1735-1738），由此帶動江戶中晚期各地藩主與知識份子對動、植、礦物的搜集與研究。<sup>8</sup>

然而，如我們所看到的，江戶博物學本身即是從本草學的基礎，逐漸添加傳統本草學未開拓的領域，累積而成的學科。因此，要從「本草—博物」的發展脈絡中去切割哪些屬於本草學領域、哪些是博物學領域，或博物學究竟是新興的學科，還是本草學的進化延伸，學界亦未有定論；本文或無法深論其中的觀點，僅能將 1735 年之後的日本自然科學發展，統稱為「博物學」。

但縱觀西方「自然史」之發展，雖然有一部分的脈絡與物產調查極為相近，不過一般來說，「再現自然」（Representation of Nature）始終是自然史此一學科的軸心，特別是發現新世界之後，從文藝復興以來以義大利為中心發展出較神學性、人本主義，逐漸轉變成以自然界物種本身為主的自然主義。<sup>9</sup> 大致上以十六世紀為「自然史」概念的起源，西方人比對從新世界獲得的動、植、礦物與舊世界的物種，試圖建立一套世界運行的準則（或者說是，探究上帝創造萬物的準則）；誠然，在西方自然史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對於「重現自然」的觀念也並非完全一致，但以與享保元文產物調查同時期的西方自然史發展相比較，<sup>10</sup> 我們

<sup>6</sup> 在 1860 年代，曾出現有「博物館」、「展觀場」、「寶藏」、「寶庫」、「古物有之館」等等稱呼；以 1869 年開設的「大阪舍密局」為例，曾有「遊步所」、「園囿」等提案，縱使田中芳男提議以「博物館」為名，但最終仍以「舍密局」（荷蘭語「chemie」，化學之意）定案，且大阪舍密局也不僅是純粹展示自然科學標本，還包括自然科學的研究員培育及教學，即現今京都大學之前身。Wikipedia: <<http://ja.wikipedia.org/wiki/田中芳男>> (2013/6/09 查閱)、Wikipedia: <<http://ja.wikipedia.org/wiki/舍密局>> (2013/6/09 查閱)、椎名先卓，《日本博物館發達史》，頁 29。使用「博物館」一詞於日本國內成為一種機構的正式名稱，乃系 1876 年，將 1871 年設置的文部省博物局，改稱為「博物館」，並在 1882 年於上野公園設立「博物館」，即今東京國立博物館前身。佐藤道信，《明治国家と近代美術—美の政治学—》（東京：吉川弘文館，1999），頁 27-29 及頁 88。

<sup>7</sup> 児島薫（1992），頁 164。

<sup>8</sup> 国立国会図書館[編]，《描かれた動物・植物—江戸時代の博物誌—》（東京：国立国会図書館，2005），頁 25-26。

<sup>9</sup> Victoria Dickenson, *Drawn from Life: Science and Art in the Portrayal of the New World*,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8), pp. 45-51.

<sup>10</sup> 以英、法兩國的發展脈絡為主要參考依據，參見 Victoria Dickenson (1988), pp. 163-187.

可以發現西方自然史大約有以下三點特色：首先，就物種記錄方便，相對於實用性更側重在新奇性；<sup>11</sup> 其次，是將動、植物種進行系統化分類，如林奈（Carl von Linné, 1707-1778）以生殖器官進行的雙名法（Binomial nomenclature），<sup>12</sup> 或蒲豐（Georges-Louis Leclerc, Comte de Buffon, 1707-1788）引介生物地理學（Biogeography）概念；<sup>13</sup> 最後則是根據以上兩點的整理，在人類社會中重現自然世界的現況（如動物園、植物園），甚至是回溯其過去的歷史（自然史博物館），以公開展示的方式進行交流、研究，甚至是教育。<sup>14</sup>

因此，綜合上述的探討，筆者認為日本近代所提出的「博物學」概念，至少在本文所要談論的斷代中，與西方「自然史」的發展脈絡是「近似但並不相等」，那麼如今我們所要探討的江戶以至明治時期的博物圖譜，其發展脈絡與形式與西方自然史圖鑑將會產生有著若干差異，便不足為奇了。

要之，「博物圖譜」大致上有幾類特徵：首先，就標題與形制而言，現今學者稱之為「博物圖譜」的作品，原來並無統一的稱呼，且在形制上有卷、軸、帖、冊頁、線裝本等形式。「博物圖譜」之稱，實為後世認定的「博物學」成立之後，再對這類作品進行統稱，因此在個別作品的認定上相對模糊，至今仍莫衷一是。其次，就內容涵括的範圍而言，博物圖譜通常是記述動物、植物、礦物等自然界產物，與張華《博物志》、明代王圻《三才圖會》等包羅萬象的狀況不同。第三，就目的性及構成本質來說，博物圖譜從本草書籍插圖發展而來，有繼承本草書籍特性，亦有迥異之處。相同之處，主要在於附文的性質。博物圖譜除了針對物種的外觀進行圖像記錄之外，通常附帶有文字說明，即使不抄錄於圖像旁，也會有專錄文字說明的別卷與圖像對應。<sup>15</sup> 譜中之文字說明，除了標示物種名稱、別稱之外，多半是記錄此物種可否用於食用或藥用，亦物種外觀以及生長地區的描述。然而，博物圖譜與過去本草書籍插圖最大的不同，在於本草書籍是以文字為

<sup>11</sup> 雖然在這些物種採集於調查中，也不乏出現當地住民（如美洲原住民或非洲部落民）將此物種（特別是植物）用於治療某種疾病或可供食用的記錄，如 1710 年 William Salmon 所著 *Botanologia, the English herbal, or, History of Plants* 及 1715 年 Petiver James 的 *Hortus Peruvianus Medicinalis, or, The South-Sea Herbal* 等，但至十八世紀末，西方藥物學從傳統草藥轉變為化學合成物藥劑之後，對於物種的藥性記錄就更不是重點了。詳述可參見 William Bynum,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及趙昱婷，〈試論 Mark Catesby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arolina, Florida and the Bahama Islands* 中博物學圖像所受到的影響及創新〉，《議藝份子》第十九期（2012，12），頁 91。

<sup>12</sup>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arl\\_Linnaeus](https://en.wikipedia.org/wiki/Carl_Linnaeus)> (2013/6/18 查閱)

<sup>13</sup>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eorges-Louis\\_Leclerc,\\_Comte\\_de\\_Buffon](https://en.wikipedia.org/wiki/Georges-Louis_Leclerc,_Comte_de_Buffon)> (2013/6/18 查閱)

<sup>14</sup> 詳細可參見 John Elsner and Roger Cardinal (eds.), *The Cultures of Collecting*, (London: Reaktion Books, 1994.) 及 Arthur MacGregor, *Curiosity and Enlightenment: Collectors and Collection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2007.)

<sup>15</sup> 如堀田正敦（1755-1832）在 1794 年至 1831 年間著錄的《禽譜》及《觀文禽譜》，即是圖像與說明文字分別成卷的形式。

主、圖像為輔。由於本草書籍插圖甚為簡陋，往往導致同一物種有不同記錄的訛誤。而博物圖譜卻是以圖像為主、文字為輔。隨時代之發展，較晚近之博物圖譜，也有附文中無關乎食用或藥用，甚至也有完全沒有文字描述的創作；但就整體數量而言，僅有圖像的作品相對稀少。

至於配合西方自然史概念形成、在書籍或研究中出現的「自然史圖鑑」，可想見具有與博物圖譜大相逕庭的特徵：首先，自然史既然不側重實用性（藥用或食用），在圖鑑的文字說明上便不注重使用方式，而是針對繪圖中無法呈現的細節進行補充，如產地或動物的食性；其次則是配合生物分類法，將相關物種放置於同一或相鄰的畫面中【圖 2】，文字排版上亦更為系統化；<sup>16</sup> 最後即是在技法及媒材上，運用了透視法並以水彩或版畫為主要繪製媒材【圖 3】。

以下將針對博物畫家服部雪齋的創作活動，就作品內容、贊助者以及社交網絡，進行實際的比較與討論。

## 二、幕末博物學與服部雪齋的博物圖譜

由於「博物學」本身即是一個後設的統稱名詞，江戶時代「博物學界」的範圍及對於「博物圖譜」定義的界限，當今學界仍存有爭議。但若以服部雪齋為中心界定與其相關的「博物學界」，我們大致上能取出兩套體系：一是以幕府要員及諸侯為主的業餘愛好家所組成的研究團體，這些大致上是 1735 年產物調查後，因幕府命令在調查物產之時，自發性對博物學產生興趣的政治人物，今時研究多將其稱為「博物學大名」；<sup>17</sup> 另一群則是以服務於幕府的專業醫師，他們有些是延續舊有本草學訓練的漢方醫（中醫），或為吸收歐洲醫療知識的蘭方醫（西醫）或兩者兼具，為了醫藥用途而促進博物學研究的推展。<sup>18</sup>

<sup>16</sup> 可參見趙昱婷（2012），頁 93。

<sup>17</sup> 「大名」即日本封建時代對於擁有較大封地的領主之稱呼。江戶時期雖無「博物學大名」一詞，但有極為相近的「蘭癖大名」，即對蘭學（因荷蘭貿易而輸入日本的西方知識）有興趣的領主，通常與現代所認定的博物學大名或有重疊的現象。詳論可參見今橋理子，《江戸の花鳥画—博物学をめぐる文化とその表象》（東京：スカイドア，1995），頁 107-114。

<sup>18</sup> 兒島薰（1992），頁 177。

關於前者，與服部雪齋關係最為密切的，莫過於當時由將軍家臣及諸大名所組成的本草學研究團體「赭鞭會」，<sup>19</sup> 現知服部雪齋最早的作品為《目八譜》，<sup>20</sup> 即是由赭鞭會成員武藏石壽所編纂，其序由前田利保寫於 1745 年，<sup>21</sup> 服部雪齋為此書作插圖，<sup>22</sup> 時年約三十七歲，而在此之前服部雪齋的早年生活經歷均不詳。「目八」即「貝」字的拆解，《目八譜》收錄貝類九百九十一種，現存兩個版本，分藏於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及東京國立博物館，根據後者版本未有如前者經裁切貼合的痕跡，學者推測博物館的版本應為「淨書本」，即重新謄錄之版本，但實際情形則不得而知。<sup>23</sup> 《目八譜》的特點在於：一、以實際物體的大小繪製，忠實再現其貝類的大小，甚至精心描寫殼上的附著物【圖 4】；二、用色細緻，甚至使用雲母作為顏料以表現光澤；三、雖然學者多以本作視為與西方自然史圖鑑相似、純粹自然觀察之創作，不過從文字敘述上來看，雖然比例上不及本文之後將討論服部雪齋與醫師合作的其他作品，但仍然有食用及藥用的記述，甚至是所產珍珠的質地【圖 5】，因此筆者認為本作與西方自然史圖鑑仍有本質上的差異。

服部雪齋在赭鞭會的活動，目前僅知為《目八譜》的繪製，<sup>24</sup> 服部雪齋在另一方面的交友群則有更多的表現成就，即與幕府關係密切的醫師（幕醫 / 奧醫師）之間的交流，尤以與森立之（1807-1885）及田中芳男的互動最為重要。

森立之，字立夫，號養竹、枳園，現今學界對其的認識，多半透過與他深交、同在伊沢蘭軒（1777-1829）門下學習的幕醫澀江抽齋（1805-1858）<sup>25</sup> 而知，<sup>26</sup> 關

<sup>19</sup> 名稱來源取自神農，相傳神農會以紅鞭鞭打草木以顯示其藥性。其成員包括主辦者富山藩藩主前田利保（1800-1859）、福岡藩藩主黑田齊清（1795-1851）、旗本馬場克昌（1785-1868）、武藏石壽（1766-1860）、飯室樂圃（1789-1859）、幕臣大田大州（生卒年不詳）、畫師関根雲停（1804-1877）、服部雪齋等，活動時間約 1830 年代至 1840 年代。Wikipedia: <<http://ja.wikipedia.org/wiki/赭鞭会>>（2013/6/09 查閱）、朝日新聞社 kotobank: <<http://kotobank.jp/word/飯室楽圃>>（2013/6/09 查閱）

<sup>20</sup> 兒島薰（1992），頁 164。

<sup>21</sup> 磯野直秀，《目八譜》解題：<<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1287071>>（2013/6/01 查閱）。

<sup>22</sup> 過去研究皆稱此作為服部雪齋一人所繪成，但近來有學者認為少部分插圖其實出於他人之筆。磯野直秀，《目八譜》解題：<<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1287071>>（2013/6/01 查閱）。

<sup>23</sup> 兒島薰（1992），頁 167。

<sup>24</sup> 事實上，赭鞭會的運作時期也不長，除了《目八譜》之外，僅見有飯室樂圃以李時珍《本草綱目》為依據所著的《蟲譜図説》12 卷，共兩部創作而已。Wikipedia: <<http://ja.wikipedia.org/wiki/赭鞭会>>（2013/6/09 查閱）

<sup>25</sup> 又作「澁江抽齋」，幕末傳奇醫師，同時精通儒學、考證學、書誌學與日本國學，因森鷗外（1862-1922）為其創作史傳小說《澁江抽齋》而為世人所知。不過由於《澁江抽齋》為小說創作，因此有關澁江抽齋或森立之的記載究竟有多少可信度，亦為今時學者所質疑。Wikipedia: <<http://ja.wikipedia.org/wiki/澁江抽齋>>（2013/6/18 查閱）

<sup>26</sup> 兒島薰（1992），頁 173。

於森立之本身的記錄則相當雜散，但大致上可得知其為漢學家、考據學家、本草學家，並在江戶時期服務於福山藩及幕府，擔任醫師及醫學館講師。<sup>27</sup>

服部雪齋於 1859 年替《半魚譜》繪製插圖，由於 1861 年繪製《華鳥譜》插圖，兩作皆為森立之所編纂。《半魚譜》收錄八十一種食用魚類，《華鳥譜》則收錄六十一種食用鳥類，兩作題名皆延續了《目八譜》在標題上的文字遊戲（半為「八十一」、「華」為六個「十」與「一」）。以《華鳥譜》為例，其編排方式為一面插繪，背面為該物種的文字說明，說明文字主為其食用方式及是否有毒，其中較引學者注目的，為「朱鷄」（とき，又名朱鷺、日本鳳頭鷄）【圖 6】在當時也屬於食用鳥類，學名為「*Nipponia nippon*」，此一象徵日本的物種在 1960 年代因日本政府計劃性捕殺而幾近絕種，而《華鳥譜》中對牠的描述則是「味甘，微溫毒，可治婦人血證，肉性不良，多發小瘡」等【圖 7】。

森立之除了委託服部雪齋替自己所編纂的《半魚譜》、《華鳥譜》二書繪製插圖之外，亦請他重新翻寫幕醫栗本丹州（或寫作「洲」，1756-1834）所編纂的《千蟲譜》【圖 8】，共有兩套版本，一套由森立之贈予伊藤圭介，現藏於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另一套則由服部雪齋贈予田中芳男，現藏於東京大學，稱《丹州蟲譜》。至於栗本丹州原著，則稱為《栗氏千蟲譜》【圖 9】，現亦藏於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但有學者懷疑其並非原版，而是幕醫大膳亮弘玄院<sup>28</sup> 的繕寫本。<sup>29</sup>

森立之、伊藤圭介與田中芳男於幕末時均活躍於江戶醫學館。醫學館為幕府的醫官培育設施，為漢方醫最高的權威機構，<sup>30</sup> 繼承本草學的傳統，同時研究自海外輸入日本的新奇物種；伊藤圭介與田中芳男師徒二人也因為同時具備漢方及蘭方的知識，先後轉入蕃書調所<sup>31</sup> 服務。雖然沒有明確的證據顯示出服部雪齋與醫學館、蕃書調所等官方有所接觸，但大概能夠推測服部雪齋透過森立之的

<sup>27</sup> 朝日新聞社 kotobank：<<http://kotobank.jp/word/森立之>>（2013/6/18 查閱）

<sup>28</sup> 生卒年不詳，1841 年招入醫學館，曾為天璋院（1835-1883，十三代將軍御台所，本名源篤子，故又多稱其為「篤姬」）及德川家茂（1846-1866，十四代將軍）的主治醫生，明治後隱居民間，為日本最後的將軍侍醫長。Wikipedia：<<http://ja.wikipedia.org/wiki/大膳亮弘玄院>>（2013/8/7 查閱）

<sup>29</sup> 兒島薰（1992），頁 175-176；磯野直秀，《千蟲譜》解題：<<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2609476>>（2013/5/27 查閱）；磯野直秀，《栗氏千蟲譜》解題：<<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1287019>>（2013/5/04 查閱）。

<sup>30</sup> 首建於 1765 年，本為私塾，1791 年因建築物遭祝融而向幕府求助重建資金，其後認定為官立設施。兒島薰（1992），頁 177。

<sup>31</sup> 幕府直轄的洋學研究機構，亦稱為「蠻書調所」，其後改稱洋書調所、開成所，今東京大學醫學部前身，當時為許多「博物學大名」如堀田正敦、松平定信（1759-1829）等的活動中心。值得注意的是，「漢方」與「蘭方」的差別不在於「用藥的種類」，而在於「治療的方式」，漢方採用的為望聞問切、把脈、針灸等等，蘭方採用的為接種疫苗、注射、手術等等。幕末時江戶醫學館排斥蘭方醫，但並不表示不接納由西方傳入的藥用動、植、礦物。

引介，而在醫學館拓展出人脈，特別是從《丹州蟲譜》上服部雪齋的贈詞與捺印，可見他與田中芳男之間不僅是雇主與雇用繪師的關係，還能看出對等的友情。<sup>32</sup> 然而，服部雪齋與田中芳男、森立之進一步的合作關係，是發生於倒幕運動之後，我們留待下一章再進行討論。

回到圖像上來，在《華鳥譜》中，服部雪齋雖然有略施陰影，使物種看起來更有立體感，但並未使用西方的透視法，如水波紋【圖 10】、樹幹【圖 11】等，仍是採用傳統的畫法。有學者認為從樹木構圖的方式，可以看出服部雪齋受南蘋派折衷樣式的影響，<sup>33</sup> 不過單就技法上來說，筆者認為仍是傳統的草木花鳥畫技法，並未受到西方太多影響。

然而，服部雪齋是否真的對西方畫法一無所知？答案是否定的。早於赭鞭會時期，服部雪齋即與關根雲停一起活動，兩人甚至合作過《風信子圖》（ヒヤシント圖，制作年不詳，當晚於 1863 年）【圖 12】。<sup>34</sup> 關根雲停與南蘋派關係密切，師承南畫家大岡雲峯（1765-1848），亦有記錄顯示西方人向關根雲停索求西方風格的花鳥畫，<sup>35</sup> 而受堀田正敦引介進入蕃書調所的高橋由一（1828-1894）亦於此處開始學習洋畫，<sup>36</sup> 種種跡象顯示服部雪齋極有可能知曉、甚至學習西方技法，但在圖像的呈現上，畢竟沒有直接的證據推斷服部雪齋亦擅於折衷風格或西方技法。此外，就構圖形式上，服部雪齋的作品幾乎都為圖譜式的構圖，沒有過多的美術性質或美學上的考量，也正是因此讓學者將江戶博物圖譜與西方自然史圖鑑相提並論。

關於服部雪齋為何沒有進行美術性質的構圖，大概有兩種假設：一是服部雪齋就繪畫技巧上，可能沒有繪製大型作品的才能；服部雪齋唯一傳世的大型作品，為現藏於美國紐奧良美術館（New Orleans Museum of Art）的《花鳥圖》，落有「雪齋文修」款印，與《目入譜》的款印相同，但本作究竟是否真的出自於服部雪齋之手，則不得而知。<sup>37</sup> 另一個可能則是，服部雪齋沒有進行美術性質構圖的必要：由於博物圖譜講求的為描繪對象之清晰度，及突顯其生態特徵，過多的構圖安排將有導致圖像的訊息混淆之虞。同樣的道理，服部雪齋之所以未使用西洋技法，很可能也是在繪製有實用目的性質的圖譜時，與其刻意選擇新傳入

<sup>32</sup> 兒島薰（1992），頁 176-177。

<sup>33</sup> 兒島薰（1992），頁 172。

<sup>34</sup> 兒島薰（1992），頁 180；国立国会図書館[編]，《描かれた動物・植物—江戸時代の博物誌一》（東京：国立国会図書館，2005），頁 70。

<sup>35</sup> 兒島薰（1992），頁 181-182。

<sup>36</sup> 匠秀夫，《日本の近代美術と幕末》（東京：株式会社沖積舎，1994），頁 198。

<sup>37</sup> 兒島薰（1992），頁 187。

的西洋技法，不如延用舊有傳統的本草圖譜插圖方式，不僅在訊息的傳達上更有一致性，觀者的接受度或許也比較高。<sup>38</sup>

然而，無美術性或較少美術性的構圖方式，畢竟並非服部雪齋所獨創；一些學者認為在非書籍插圖的領域上，於日本至少可以追溯至宋紫石（1715-1786）提出的「寫生真寫法」，對於自然對象精密而客觀地描繪，<sup>39</sup> 因此有學者認為，這種不帶感情、客觀描寫自然對象的圖像（寫生帖）【圖 13】，皆能被視為博物圖像的前身或內涵，以至於將博物圖像的概念推展至南蘋派、秋田蘭畫<sup>40</sup> 或伊藤若冲（1716-1800）的《動植綵繪》<sup>41</sup> 【圖 14】等等，而將博物學發展包含在江戶花鳥畫脈絡之中，筆者認為此一論點值得商榷。

首先，單就構圖方式追溯博物圖譜與花鳥畫同一來源，或有過於武斷之嫌；博物圖譜的構圖方式，本來就有本草圖譜或類書插圖的傳承，博物畫家或可不必接受花鳥畫的訓練即可繪製博物圖譜——這或許也同時解釋服部雪齋為何除了（可能的）紐奧良美術館的《花鳥圖》之外，沒有其他大型創作。

其次，將一切客觀描寫自然對象的圖像都視為博物圖像的話，則會造成「博物學」此一概念過度膨脹、毫無限界。雖然西方自然史圖鑑也有不附加文字說明或物種介紹的作品，但由於西方繪畫有分明的階級分類（Hierarchy），<sup>42</sup> 自然史圖鑑與高藝術（High Art）之間的界限比較明確，混淆的情況比較少，<sup>43</sup> 然而博物圖譜與花鳥畫寫生帖並無確切定義；當然，這或許也反映出「博物學」一詞之使用，因為本來就沒有明確定義，導致如今在「博物圖像 / 博物圖譜」認定上的困境。

<sup>38</sup> 查當時代對於西洋技法、洋畫的看法，基本上仍屬於一種新奇、好玩的事物，而不被視為一種可以應用於實際插圖的技術。因此，具有強烈的實用性的博物圖譜若使用西方技法，非但無法與傳統本草圖譜有所呼應，反而很可能降低其作品的專業性，這或許正是服部雪齋不使用西洋技法的原因。相關資料可參見木下直之，《美術という見世物——油絵茶屋の時代》（東京：株式会社平凡社，1993）。

<sup>39</sup> 今橋理子（1995），頁 71。

<sup>40</sup> 相關資料可參見今橋理子，《秋田蘭画の近代——小田野直武「不忍池図」を読む》（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9）。

<sup>41</sup> 辻惟雄，《奇想の図譜——からくり・若冲・かざり》（東京：株式会社平凡社，1989），頁 130-131。

<sup>42</sup> 即歷史畫（Historical painting）、肖像畫（Portrait painting）、風俗畫（Genre painting）、風景畫（Landscape）、動物畫（Animal painting）與靜物畫（Still life）。

<sup>43</sup> 但也不能說完全沒有；一些自然史圖鑑上的插圖若獨立出來，很可能就能被視為是風景畫或動物畫，又或者是獨立的風景畫或動物畫被用來當成自然史書籍的插圖，但這樣的情況並不多見。相關資料可參見 Victoria Dickenson (1988), pp. 200-201.

筆者認為，以服部雪齋在幕末時期與赭鞭會及醫學館合作的作品為例，博物圖譜本身即是隨著產物調查而來、帶有實用價值與解說性質的圖像產物，那麼或許即能將帶給觀者純粹視覺愉悅的花鳥畫排除於博物圖譜的範疇之外。

### 三、博物圖譜與殖產興業

1867年，睦仁天皇（1852-1912）即位。面臨國內壓力及西方列強的進逼，幕府將軍德川慶喜（1837-1913）將國家的統治權還給天皇，卻又因為針對新政府建立上立場的矛盾導致幕府派與倒幕派爆發軍事衝突，即「鳥羽伏見之戰」。戰後由倒幕派取得完全勝利，睦仁天皇於隔年改元「明治」，史稱明治天皇，並展開一連串的改革運動，即「明治維新」。

維新政府建立之初，因為對幕府殘留勢力的不信任，造成過去曾與幕府有良好互動關係的人員紛紛遭受打壓或冷凍，如專門替幕府繪製大型作品的畫家（奧畫師），即狩野派與住吉派，大多流落街坊；明治元年的廢佛毀釋運動雖然為期不長，但嚴重打擊傳統畫師的生計。服部雪齋同樣受到倒幕運動波及，至少至1871年，有證據顯示服部雪齋在今東京新宿市谷一帶執業，販賣「寫真畫」維生。<sup>44</sup>

不過這波排斥舊幕府勢力的風潮，到1872年時便趨於緩和，甚至與幕府要員和解。最主要的理由，莫過於維新政府極需人才推動改革，排除舊幕府勢力即意味著損失曾受幕府招募的精英份子，因此即使曾經服務於幕府，在「恭順新政府」的名義下都重新獲得重用；<sup>45</sup>而以1872年於東京湯島聖堂舉辦的博覽會為起點，維新政府展開一系列以博覽會為主軸的振興產業政策，即「殖產興業」。而殖產興業與美術之間的關係，大約可以分為三種類型：<sup>46</sup>一、實用性美術的復興：將圖像或雕塑之技巧發揮於工商用途；二、古美術之保護：限制傳統藝術品流出國外；三、確立美術教育體制：培育下一代人才以維繫前兩項目標。

因此，與幕府關係非常密切奧畫師，在維新之後也轉入內務省勸業寮、地理局、海軍省等處，進行商品圖、地圖、測量圖等的繪製。<sup>47</sup>然而，「博物圖譜」在殖產興業之間究竟如何定位？事實上，從服部雪齋的活動，我們或許會發現有別於上述三類的第四種用途。

<sup>44</sup> 兒島薰（1992），頁184。

<sup>45</sup> 佐藤道信（1999），頁57。

<sup>46</sup> 整理自佐藤道信（1999），頁91-92。

<sup>47</sup> 佐藤道信（1999），頁65。

服部雪齋重新為維新政府起用，乃是 1873 年以「處理動物之寫真圖描寫等總畫圖之事」獲聘於文部省博物局，位階為十二等，<sup>48</sup> 當時田中芳男已歷經在舍密局、物產局的服務，1872 年於博物局服務，並負責博覽會事業，<sup>49</sup> 森立之也於 1872 年獲聘文部省十等，<sup>50</sup> 可以想見服部雪齋進入博物局，或許與田中芳男及森立之有相當程度的關聯。

自 1873 年至 1879 年之間，博物局發行一系列「教草」，即供博物局及博物館進行啟蒙刊物的印刷原稿，三十種內有六圖出自服部雪齋之手。<sup>51</sup> 1873 年文部省發行小學教育的博物掛圖，亦有一部分由服部雪齋負責。<sup>52</sup> 以此觀之，博物圖譜在殖產興業政策之外，與「普通教育」的推行息息相關；也就是博物圖譜不僅作為博物學研究的參考，更在普通教育概念之下，引介給一般學生學習，而不再只是博物學大名或專業醫師才能接觸的特殊圖像。

此外，服部雪齋在進行博物局內的工作之餘，亦在 1874、1877、1881 參與湯島博覽會及首兩次內國勸業博覽會，1877 年展出《秋草群蟲之圖》獲得「寫生動植物以供實用」之褒賞；<sup>53</sup> 至於 1881 年展出《孔雀玉堂富貴圖》，或為大型花鳥畫創作，但當時許多花鳥畫作品，事實上仍是配合著殖產興業政策，<sup>54</sup> 也許並非純然的藝術繪畫。由於服部雪齋當時參展的作品至今皆已不存，於是我們只可能從服部雪齋過去的作品以及勸業博覽會的性質，推測服部雪齋或許仍是以博物圖譜的技法繪製作品，而博物圖譜在明治之後所扮演的角色，仍是實用性大於鑑賞性，與幕末時的目的沒有太大的變易。

服部雪齋晚年受田中芳男的委託，繪有《經方真圖》、《柑橘譜》、《寫生帖》，現在分藏於東京大學、東京國立博物館及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sup>55</sup> 內容仍是延續著幕末漢方本草的搜集，或許也意味著明治殖產興業政策仍延續著 1735 年的全國產物調查，除了媒材改用水彩之外，技法上並沒有太多變化。<sup>56</sup> 《寫生帖》的落款為明治二十年（1887）五月二十日，服部雪齋時年八十歲，但筆法仍舊相當精密，用色細緻【圖 15】；其後便再無他的創作記錄，卒年不詳。

<sup>48</sup> 職稱原文為「動物之写真図描写等総じて画図之事取り扱ひ」。之後博物局歷經多次改制、更名，但服部雪齋皆在此機構服務，官至內務省十一等。兒島薰（1992），頁 186。

<sup>49</sup> 佐藤道信（1999），頁 41。

<sup>50</sup> 兒島薰（1992），頁 174。

<sup>51</sup> 兒島薰（1992），頁 186。

<sup>52</sup> 兒島薰（1992），頁 186。

<sup>53</sup> 兒島薰（1992），頁 186-187。

<sup>54</sup> 相關資料可參見兒島薰，〈幕末・明治の花鳥画と「日本画」の形成〉，辻惟雄[編]，《激動期の美術——幕末・明治の画家たち[続]》（東京：株式会社ペリかん社，2008）；佐藤道信（1999），頁 96-103。

<sup>55</sup> 兒島薰（1992），頁 192。

<sup>56</sup> 兒島薰（1992），頁 193。

在服部雪齋之後，活躍於明治時期的博物畫家事實上並不少，如調查滿州與蒙古的小林重山（1887-1975）、<sup>57</sup> 搜查中國與朝鮮植物的寺崎留吉（1871-1945）<sup>58</sup> 等等，惟本文重點並非針對這些博物畫家進行研究，筆者在此僅能泛論式地歸納出以下兩個特點：一、有關動物的藥用、食用之記錄幾乎已經不再被關注，取而代之的是對農作物病蟲害之關注延伸出的昆蟲學、作物學之研究，以及模仿西方在紙上進行東亞自然世界的再現；二、至少在二次大戰以前，博物圖譜的實用性質仍非常強烈，無論是實質上運用於農業生產，或是精神層面上宣揚帝國疆域的擴張，博物圖譜皆是一種道具。然而，上述兩項的作為都是明治中期之後的事。

博物圖譜的實用概念，在 1900 年代輸入中國。中國歷經甲午戰爭與八國聯軍的災禍後，自 1902 年展開新政，在藝術方面，除了直隸省工藝總局向東京美術學校招聘教習之外，<sup>59</sup> 為特殊專業教育的發展，在普通教育方面，學科與教程安排亦多是取法自日本，其中便包括了博物科，不免讓人聯想起服部雪齋在 1870 年代替博物局繪製的教草及小學教育的博物掛圖；從日本招聘來華的教習，亦有同時身兼「博物」與「圖畫」兩課；<sup>60</sup> 在清末民初的動亂當中，可以想見中國的政策無不以「實用」為基準，「博物」與「圖畫」兩科的教育更是與「實業」緊密切合，中國近代藝術教育的萌芽，其中一部分與幕末的博物圖譜發展息息相關，而這些或許是日本博物畫家們所始料未及的發展吧。

## 結語

從 1745 年的《目八譜》，至 1887 年的《寫生帖》，博物畫家服部雪齋的創作生涯橫跨幕末至明治，歷經赭鞭會到博物局，終其一生奉獻於觀察自然，繪製提供科學研究的圖像；而這種不純粹為視覺愉悅、帶有實用性質的創作，藝術史的討論中往往敬陪末座，直到近幾年來對於西方自然史圖鑑研究的興起，日本學界也從明治後日本畫、花鳥畫的發展脈絡，上溯至江戶時期的博物學熱潮。

然而，根據在本文中的探討，我們可以發現：博物學與自然史，並非全然相等的概念，兩者不僅發展的時空場域不同，在概念上也有若干差異；由此分別產

<sup>57</sup> 朝日新聞社 kotobank：< <http://kotobank.jp/word/小林重三> >（2013/6/19 查閱）

<sup>58</sup> 朝日新聞社 kotobank：< <http://kotobank.jp/word/寺崎留吉> >（2013/6/19 查閱）

<sup>59</sup> 陸偉榮，《中國的近代美術與日本—20 世紀日中關係の一断面—》（岡山：大學教育出版，2007），頁 46。

<sup>60</sup> 1902 年聘請的新納時哉，在直隸師範學堂擔任九小時的博物課與十三小時的圖畫課。吳方正，〈圖畫與手工—中國近代藝術教育的誕生〉，《上海美術風雲—1872-1949 申報藝術資料條目索引》（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6），頁 17 及頁 21-22。

生出的博物圖譜與自然史圖鑑，自然不能等同視之；並且從服部雪齋的作品與經歷觀之，現今學界將花鳥畫與博物圖譜相互嵌結的情況，或許有商榷的餘地；要之，即使在技法上有所類同，為視覺愉悅而創作的花鳥畫，與具有實用目的的博物圖譜，其出發點即有差異，動機既不相同，又怎能一概而論？

而同樣具有實用性的博物圖譜與自然史圖鑑，其運用目的也不同；西方自然史圖鑑，是以建構自然界的歷史與記錄生物的多樣性為核心，雖然其後亦有宣揚帝國疆域及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發展，但那並非自然史圖鑑主要內涵；至於博物圖譜，從江戶至明治，似乎是延續著 1735 年推行產物調查時的初衷，目光始終聚焦在人類社會的日常溫飽，甚至在二十世紀初無論對日本還是中國，都是指引出一條救亡圖存、富國強兵的道路，至於自然界的奧秘與玄妙，似乎僅能讓西方世界去理解了。

## 參考資料

### 日文專書

1. 木下直之，《美術という見世物——油絵茶屋の時代》，東京：平凡社，1993。
2. 辻惟雄，《奇想の図譜——からくり・若冲・かざり》，東京：平凡社，1989。
3. 今橋理子，《江戸の花鳥画—博物学をめぐる文化とその表象》，東京：スカイドア，1995。
4. 今橋理子，《秋田蘭画の近代——小田野直武「不忍池図」を読む》，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9。
5. 加藤由美[編]，《伊藤若冲動執絵》，東京：藍風館，1996。
6. 匠秀夫，《日本の近代美術と幕末》，東京：沖積舎，1994。
7. 佐藤道信，《明治国家と近代美術—美の政治学—》，東京：吉川弘文館，1999。
8. 国立国会図書館[編]，《描かれた動物・植物—江戸時代の博物誌—》，東京：国立国会図書館，2005。
9. 椎名先卓，《日本博物館発達史》，東京：雄山閣，1988。
10. 陸偉榮，《中国の近代美術と日本—20世紀日中関係の一断面—》，岡山：大学教育出版，2007。
11. 鶴田武良，《宋紫石と南蘋派》，東京：至文堂，1993。

### 西文專書

1. Bynum, William,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2. Dickenson, Victoria, *Drawn from Life: Science and Art in the Portrayal of the New World*,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8.
3. Ellenius, Allan (ed.), *The Natural Sciences and the Arts: Aspects of Interaction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20th Century: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Stockholm: Almqvist & Wiksell International, 1985.
4. Elsner, John, and Cardinal, Roger (eds.), *The Cultures of Collecting*, London: Reaktion Books, 1994.
5. MacGregor, Arthur, *Curiosity and Enlightenment: Collectors and Collection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2007.

## 專文

1. 吳方正，〈圖畫與手工—中國近代藝術教育的誕生〉，《上海美術風雲—1872-1949 申報藝術資料條目索引》，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6，頁 1-45。
2. 兒島薰，〈服部雪齋——博物図譜の名手〉，辻惟雄[編]，《幕末・明治の画家たち——文明開化のはざまに》，東京：ぺりかん社，1992，頁 163-196。
3. 兒島薰，〈幕末・明治の花鳥画と「日本画」の形成〉，辻惟雄[編]，《激動期の美術——幕末・明治の画家たち[続]》，東京：ぺりかん社，2008，頁 221-251。
4. 渡辺正雄，〈近代における日本人の自然観—西洋との比較において〉，伊東俊太郎[編]，《日本人の自然観—縄文から現代科学まで》，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95，頁 329-370。

## 期刊

1. 陳瑋芬，〈日本「自然」概念考辨〉，《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三十六期，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0，頁 103-135。
2. 趙昱婷，〈試論 Mark Catesby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arolina, Florida and the Bahama Islands* 中博物學圖像所受到的影響及創新〉，《議藝份子》第十九期，中壢：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學生會，2012，頁 87-110。

## 網路資料

1. 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化資料：
  - (1). 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化資料[編]，《泰西本草名疏》解題：  
<<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1286741>> (2013/5/05 査閲)
  - (2). 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化資料[編]，宋紫石《写生帖》解題：  
<<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2607734>> (2013/5/14 査閲)
  - (3). 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化資料[編]，服部雪齋、関根雲停《ヒヤシント圖》：  
<<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2543129>> (2013/5/25 査閲)
  - (4). 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化資料[編]，服部雪齋《本草図譜〔抄〕 7-10, 25-28》：  
<<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1287061>> (2013/5/28 査閲)
  - (5). 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化資料[編]，服部雪齋《写生帖》：  
<<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1287058>> (2013/5/25 査閲)

- (6). 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化資料[編]，服部雪齋《草木鳥獸図》：  
<<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2537529>> (2013/5/06 査閲)
- (7). 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化資料[編]，服部雪齋《動物図》：  
<<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832828>> (2013/5/28 査閲)
- (8). 磯野直秀，《千虫譜》解題：<<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2609476>>  
(2013/5/27 査閲)
- (9). 磯野直秀，《王余魚図彙》解題：  
<<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2540819>> (2012/11/11 査閲)
- (10). 磯野直秀，《目八譜》解題：<<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1287071>>  
(2013/6/01 査閲)
- (11). 磯野直秀，《写生物類品図》解題：  
<<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1286929>> (2013/5/05 瀏覽)
- (12). 磯野直秀，《栗氏千虫譜》解題：  
<<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1287019>> (2013/5/04 瀏覽)
- (13). 磯野直秀，《鳥獸魚写生図》解題：  
<<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1288508>> (2013/4/10 査閲)
- (14). 磯野直秀，《華鳥譜》解題：<<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1286931>>  
(2013/5/07 査閲)
- (15). 磯野直秀，《蛸水月鳥賊類図巻》解題：  
<<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1286924>> (2013/5/05 査閲)
2. 京都大学所蔵資料でみる—博物学の時代：  
<<http://edb.kulib.kyoto-u.ac.jp/exhibit/b01/index.html>> (2013/6/09 査閲)
3. Wikipedia：
  - (1). “Carl von Linné,”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arl\\_Linnaeus](https://en.wikipedia.org/wiki/Carl_Linnaeus)> (2013/6/18 査閲)
  - (2). “Comte de Buffon,”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eorges-Louis\\_Leclerc,\\_Comte\\_de\\_Buffon](https://en.wikipedia.org/wiki/Georges-Louis_Leclerc,_Comte_de_Buffon)>  
(2013/6/18 査閲)
  - (3). 「大膳亮弘玄院」，Wikipedia: <<http://ja.wikipedia.org/wiki/大膳亮弘玄院>> (2013/8/7 査閲)
  - (4). 「田中芳男」，Wikipedia: <<http://ja.wikipedia.org/田中芳男/>> (2013/6/09 査閲)
  - (5). 「図鑑」，Wikipedia: <<http://ja.wikipedia.org/wiki/図鑑>> (2013/6/18 査閲)
  - (6). 「舎密局」，Wikipedia: <<http://ja.wikipedia.org/wiki/舎密局>> (2013/6/09 査閲)

- (7). 「渋江抽斎」, Wikipedia: <<http://ja.wikipedia.org/wiki/渋江抽斎>> (2013/6/18 査閲)
- (8). 「赭鞭会」, Wikipedia: <<http://ja.wikipedia.org/wiki/赭鞭会>> (2013/6/09 査閲)
- 4. 朝日新聞社 kotobank :
  - (1). 「小林重三」, kotobank : < <http://kotobank.jp/word/小林重三>> (2013/6/19 査閲)
  - (2). 「森立之」, kotobank : < <http://kotobank.jp/word/森立之>> (2013/6/18 査閲)
  - (3). 「寺崎留吉」, kotobank : < <http://kotobank.jp/word/寺崎留吉>> (2013/6/19 査閲)
  - (4). 「飯室楽圃」, kotobank : < <http://kotobank.jp/word/飯室楽圃>> (2013/6/09 査閲)

## 圖版目錄

- 【圖 1】春別爾孤 (Carl Peter Thunberg) [著], 伊藤圭介[譯], 《泰西本草名疏》(*Flora Japonica*), 1828 年, 頁 50-51,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圖版來源: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 <<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1286741>> (2013/5/05 查閱)
- 【圖 2】Gustaf Johan Billberg, *Monographia Mylabridum*, 1813, Tab. 4. Source: Allan Ellenius (ed.), *The Natural Sciences and the Arts : Aspects of Interaction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20th Century :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Stockholm: Almqvist & Wiksell International, 1985), p.138.
- 【圖 3】Comte de Buffon (ed.), 'Le Rochier & L'Emérillon', in *Histoire naturelle, generale et particuliere, "Oiseaux"*, T2, p.88-89, 1785. 日本京都大學醫學圖書館藏, 圖版來源: 京都大学所蔵資料でみる—博物学の時代: <<http://edb.kulib.kyoto-u.ac.jp/exhibit/b16/image/1/b16s0187.html>>(2013/6/09 查閱)
- 【圖 4】武藏石壽[編], 服部雪齋[繪], 《目八譜》第四冊, 1745 年, 頁 44-45,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圖版來源: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 <<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1287071>> (2013/6/01 查閱)
- 【圖 5】武藏石壽[編], 服部雪齋[繪], 《目八譜》第一冊, 1745 年, 頁 132-133,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圖版來源: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 <<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1287071>> (2013/6/01 查閱)
- 【圖 6】森立之[編], 服部雪齋[繪], 「とき」, 《華鳥譜》, 1861 年, 頁 50-51,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圖版來源: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 <<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1286931>> (2013/5/07 查閱)
- 【圖 7】森立之[編], 服部雪齋[繪], 「とき」, 《華鳥譜》, 1861 年, 頁 52-53,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圖版來源: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 <<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1286931>> (2013/5/07 查閱)
- 【圖 8】栗本丹州[原著], 服部雪齋[重寫], 《千蟲譜》第二冊, 十九世紀, 頁 104-105,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圖版來源: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 <<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2609476>> (2013/5/27 查閱)
- 【圖 9】栗本丹州[原著], 大膳亮弘玄院[重寫](?), 《栗氏千蟲譜》第二冊, 十九世紀, 頁 18-19,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圖版來源: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 <<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1287019>> (2013/5/04 查閱)
- 【圖 10】森立之[編], 服部雪齋[繪], 「かもめ」, 《華鳥譜》, 1861 年, 頁 50-51,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 圖版來源: 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 <<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1286931>> (2013/5/07 查閱)

【圖 11】森立之[編]，服部雪齋[繪]，「きつつき」，《華鳥譜》，1861 年，頁 122-123，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圖版來源：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  
<<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1286931>> (2013/5/07 查閱)

【圖 12】服部雪齋、関根雲停，《ヒヤシント圖》，晚於 1863 年，37 x 78 cm。右圖落款「雲停寫」，左圖落款「雪齋寫」。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圖版來源：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  
<<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2543129>> (2013/5/25 查閱)

【圖 13】宋紫石，《写生帖》第一冊，十八世紀，頁 22-23，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圖版來源：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  
<<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2607734>> (2013/5/14 查閱)

【圖 14】伊藤若冲，《雪中錦鷄圖》，十八世紀，142.1 x 79.5cm，日本京都相國寺藏，圖版來源：加藤由美[編]，《伊藤若冲動執絲繪》，東京：藍風館，1996，頁 31。

【圖 15】服部雪齋，「椿花圖」，《写生帖》第四冊，1887 年，頁 6，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圖版來源：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  
<<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1287058>> (2013/5/25 查閱)